

宫保鸡丁和管童童（北京往事：1）

李镜合 李镜合 2017-05-26
20:15

张红娟，河北邢台人，34岁。

从邢台到北京，京广线上每天有足够多的车次，绿皮车，K字头快车或者T字头特快，还有越来越多的动车，最多看两集芒果剧的时间，就能往返北京和家乡。但她基本上不回家，像多数在北京打工的人一样，也就春节几天回趟家，带着子女，也作为子女回去看下父母，加入到一年一度的社会迁徙中，也算尽了社会责任。

我大学在北京东五环的一个学校度过了四年，在没有八通线以及开发通州之前，算得上郊区了，像很多民间传说一样，说学校之前建在乱坟岗啦，某个教学曾经有学生自杀必有蹊跷啦之类的，其实北京往东出了建国门，哪里没埋些死人，乱坟岗之类的？学生还是无聊，课前没些八卦简直没办法开始上课，尤其那些带着豆浆和包子进教室的，像有烟瘾的人少了支烟。

我所在的宿舍区里有一个食堂，学校给的名字貌似按序号叫的，“第三食堂”，我们基本上就喊“楼下（食堂）”，因为距离宿舍近。她就在其中一个窗口工作，负责卖饭，时间太久了我已经忘记她工作的那个窗口的名字了，其实平时也不会注意，类似“川湘渝风情”，“家常小炒”，“风味盖浇饭”之类的，求一个覆盖面广，卖的菜品从剁椒鱼头到梅菜扣肉，从红烧狮子头到猪肉炖粉条，逢过节还有东北大水饺和广式马蹄糕之类的，总之摆出一副“迎天下客”的架势，只要你敢点，我就敢做，好不好是次要，再说。按照辈分，我肯定喊张阿姨了，事实上我平时也是这么称呼她的。

我和她熟起来，是因为我有一阵子，大概两年左右，只要吃饭就到她工作的那个窗口买饭，只要买饭，基本就是宫保鸡丁盖饭。时间长了，就熟了，有时候饭卡忘带了，或者忘记充钱了，阿姨摆摆手，没事儿，下次再给了。然后还能自定义菜单，就是点些菜单上没有的，但厨师做起来也不为难的菜，比如虎皮尖椒盖饭，尖椒鸡蛋盖饭，红烩牛肉盖饭，笋烧肉片之类的，还可以让多加个蛋，多放牛肉之类的，总而言之，老顾客的一些权利，像会员之类的待遇，不过我也不用充值，平时多在她那里吃宫保鸡丁盖饭就行了。她家宫保鸡丁肯定不正宗，偏甜，黄瓜粒多，而且还有胡萝卜粒，酱汁太多，但我都喜欢，也就无所谓了。我跟厨子聊过，虽然具体不知道哪儿来的（我上学期间厨子也换了好几个），但北方口音无疑，而且非山东地区。

然后慢慢地我就知道了她的籍贯，名字，年龄之类的，一般人压根儿不会知道也没兴趣知道的信息。大一大二贪玩，和宿舍一起玩dota之类的游戏，尤其是周末，作息很难规律，第二天起来基本就是下午一两点，饭点过了之后食堂空荡荡的时候。无论冬夏，我穿着一双夹脚拖鞋，因为刚起床，丧里丧气地晃到食堂她的窗口，点个宫保鸡丁盖饭，然后帮还在睡觉或者揉眼的室友点了盖饭带走。这时候他们基本也忙完了，收拾打扫干净，有的脱了白色的帽子或者工作服，操着方言，正在吃午饭或者准备晚饭的食材，我捧着自己的宫保鸡丁盖饭坐在她旁边，和她有一言没一语地闲聊。

忘记是大一下还是大二上的时候，从某一天开始，吃完饭的时候一个大概五六岁的小女孩总在窗口前边转悠，每次看见我或者其他学生，两个大眼睛好奇地盯着你。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复一个小女孩的凝神，到现在也不知道，太热情有失身份，弄不好还显得幼稚，太冷淡又显得没趣味，遭人指摘。所以每次等宫保鸡丁的时候碰见她，心里就催促厨子，快点快点啊，这边有人盯着我看呢，谁他妈能受得了个萝莉仰头看啊。好几次非饭点的时候去食堂的时候还看见小女孩和张阿姨坐在一张桌子旁边一起吃饭，相陪的还有一个小眼睛，个子矮矮的大叔。

后来知道小女孩是那个大叔的女儿，张阿姨和大叔在恋爱。大叔姓管，山东淄博人，算是半个管仲的老乡了，离异，带着女儿来了北京，比张阿姨在这个学校餐厅工作的时间还长一些。他是个厨子，但在食堂一个不怎么考验厨艺的“江西瓦罐汤”窗口工作。我不喜欢这东西，总感觉像台湾珍珠奶茶一样，名负其实，摆一个巨大的瓷缸放在门口唬人，以为要表演顶缸翻跟头或者缩骨的杂技，没想到吸口气一使劲也就是弯腰掏出来一碗汤。一阵风的东西，

不如香河肉饼，武汉热干面实在，你来或者不来，我就在那里。所以一直到张阿姨主动跟我介绍这位姓管的叔叔，我都没太留意过他。

后来知道的越来越多。张阿姨早在邢台的时候就认识管叔叔了（果然忘了他名字了）。那时候管叔叔在邢台一个建筑工地工作，刚离异，带着管童童（他女儿，也即那个在食堂爱盯着我看的小女孩的名字）来了邢台，一个人边带孩子边工作，那时候管童童才两岁，管叔叔两边忙，把童童带到工地上，一众工友轮流抱，童童一堆干爹就是那时候认的。张阿姨当时在建筑工地旁边一个菜市场卖猪肉，虽然工地上管饭，但偶尔管叔叔到她那里捡几个大棒骨，一来二去，熟了，开始帮着管叔叔照看童童，毕竟工地还是没那么安全，菜市场附近的人都知道童童，一直围在张阿姨旁边。

张阿姨当时三十岁了，家是邢台市内丘县人，家里催结婚催得快疯了都，每次从邢台回家，家里人又急又气能蹦起来，操心她的婚事。终于，张阿姨某天领了管叔叔回去，一家人又炸了，蹦得更高了，不同意！嚎地叫起来！不同意！女儿就算三十岁了！也不能这么将就！冷脸送走了管叔叔，关起门叫了亲戚开始教育张阿姨，“怎么这么大了还不懂事儿啊？！怎么这么大了还不明白啊？！怎么越大越糊涂啊？！爹妈催你了？！爹妈逼你了？！就算是，那也不能找个这样的啊？！”一家人指手画脚，对着一个看不见的管叔叔的形象身世指指点点，像冬天夜里看七点半新闻联播之后的天气预报，一听海口还是三十度，叽叽呱呱地议论，很不满意。海口嘿嘿，管你毛事儿啊？！

张阿姨也不是存心想拖到三十岁的，之前在邢台谈过好几个了，都被家里人否决了，后来自己弟弟娶了一个县教育局某一二三还是四把手的女儿，父母对自己对象更挑剔了，张阿姨索性也就不主动了，父母安排的相亲也就哼哼敷衍下，再到后来直接自己一个人径直搬到了邢台市，偶尔才回家。

和家人僵持了一年之后，遇见了管叔叔，情况显然更加恶化了，第二年冬天，管叔叔问张阿姨，去北京么？张红娟点点头，“嗯！”于是那年冬天，可能（我猜的啊）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眼光会透过窗子照进室内地板再投下桌角和椅子的影子，两人打包了行李，内心澎湃，像要私奔三百多公里。先到淄博，把童童放到了管叔叔父母家，然后两人北上，顺着铁路，到了北京，出了西站巨大的北广场之后，天地开阔，然后到了朝阳区。至于怎么两个人怎么一齐找到了现在的工作，个中曲折委屈，想必不少，张阿姨也没有向我太多提及。

管童童是他们来这里工作差不多一年之后接过来的，那时候我已经借着宫保鸡丁和张阿姨混熟了。他们三个住在管庄附近，从八通线传媒大学站到管庄站不远，地铁两站，他们骑车上下班，大概半小时，我多次在餐厅以及宿舍区门口碰见他们两个骑车一起上下班，风里来雨里去的。管童童坐在管叔叔或者她的自行车前边的横梁上，夏天冲着过往的学生伸出指头笑，冬天手蜷在袖筒里，脸上有时候挂着鼻涕笑，来不及被管叔叔和张阿姨擦掉。

我大二时候的春天，一个北京刮起沙尘暴的早晨。和室友躺在床上，看着天地玄黄，几个人都打定主意不去上课了，然后同时望向我，“靠，又让我下去买饭，我就知道。”我说。“你熟嘛，尖椒鸡蛋，加个蛋”，其他人依次报了菜名。我踩着拖鞋下了楼，来到了餐厅张阿姨的窗口，发现管叔叔和童童也在，他俩都没穿白色的工作服，换上一身红色，看着像婚礼上的龙凤褂，不过简单多了，两人坐在卖饭窗口外边的一个椅子上。我哎哟了一下，问阿姨，“还卖饭么？宫保鸡丁？”没报完接下来的菜名，就被张阿姨打断了，今天我们不上班，指了指旁边的管叔叔，我俩今天结婚！然后管童童在旁边又灿烂地笑了起来，捂着嘴，像听了不能听的东西，一个小孩子兀自害羞起来。

我很高兴，赶紧道了恭喜，身边也没礼物，和他们紧紧地握了握手，然后跑旁边超市买了可乐凉茶美年达燕京百事果粒橙什么的，准备庆祝。两个人在食堂里绕了一圈，像拜场子一样到各个窗口一齐鞠了个躬，大家都比较熟悉，一齐起哄说管业强（突然想起管叔叔的名字了）今天的瓦罐汤算是都白煮啦！管叔叔还是眯着眼睛说，“我请，我请，我请！”旁边的张阿姨和管童童灿烂地笑着，在北京早春漫天的黄沙里，安全隐蔽在室内的幸福感。

我毕业后来搬到了海淀区北四环海淀桥、颐和园路附近，很少回朝阳了，更别说八通线四惠以东的地方了。有一年春夏之交，我当时迷骑行，刚买了一辆入门美利达山地自行车，兴冲冲地打算从北京海淀骑到天津。我早上六点半出门了，温度适合，四环路车流量稀少，很幸福。带着一兜包子和水，大概两个半小时左右骑到了八通线传媒大学

站，然后在京通快速公路辅路突然发现了张阿姨骑车从我旁边经过，我赶紧刹车，掉头喊她名字。她还记得我，很惊讶，但看得出很开心，我毕业之后我们已经一年多没见面了，她还能叫出我名字。我们俩寒暄了一阵子，她说你来我这里吃饭啊？！要不？我说我还得骑车到天津呢，时间不多，下次吧，然后就和她告别了。

从天津回来之后，大概一个月，我坐地铁去找她了，当时还没到饭点，食堂人不多，我也没饭卡，她说不要紧，让厨师做了宫保鸡丁，说“算我请的，不担心。”我问她管叔叔呢，她说他去学校另一个食堂工作了，不卖瓦罐汤了！我又问管童童呢？在管庄上小学了已经！

我感觉我无意间就窥探到一个本该和我生活完全没关系的故事，在我日后每一个天气稍微不正常的日子里，比如阳光明媚，比如暴雨倾至，比如黄沙漫天（现在改雾霾了），比如大雪覆盖整个华北平原，我都开始没来由地操心起北京某个角落里可能又有一对人相爱了，你知道北京有多大，是吧？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侵删，谢谢。

豆瓣：李镜合； 公众号：whatever9495

原文在我豆瓣上，链接如下

